

第一章

早晨六點三十分，卓力睜開了眼睛。

很自然的翻轉身子，去看身邊人的睡顏。

那人依舊熟睡，閉闔的眼睛狹長而俊逸，睫毛濃密，薄薄的嘴唇、堅毅的下頷線條，顯示了他倔強的性格，這張稜角分明的臉，是那麼深刻，那麼牽動著卓力的心。

心底如往常泛起一絲輕微的疼痛和著溫柔的牽繫，他俯過身，輕輕吻了蘇勁然的額頭。

晨光照在蘇勁然小麥色的皮膚上，映出健康的光澤。

卓力喜歡他的一切，舉凡他現在安心熟睡的模樣。

在他眼裡，蘇勁然就是最好的。

繫上睡袍，悄聲走去廚房，為他最愛的人，準備早餐。

雖然每天只要在十點前到達訓練場，六點三十卻是卓力不變的起床時間。

不論蘇勁然在或者不在，他都已經習慣在這個時間起床、準備早餐。

卓力知道蘇勁然一向早起，也瞭解他的早餐時間喜歡固定在七點半。

卓力是一名球員，雖然別人更喜歡把他稱為球星。

他從不瞭解明星的定義何在。他的生活很簡單：努力做一名出色的職業球員、踢自己喜歡的足球、擁有一個人的愛、建立自己的家庭，那對他來說便是完美了。雖然除了足球，後面的那些，都非常遙遠。

媒體所報導的球星生活總是精彩的。美女、酒吧、飆車、鬥毆，揮霍、賭博，形形色色，彷彿這些五光十色的東西，都必定要與一個擁有大眾矚目光環的明星聯繫在一起。

然而他沒有這些東西，因為沒有、因為低調，在某些人眼中他便成了怪人。

有很多關於他的流言蜚語，然而，別人的言論他沒有辦法干涉，只裝作不在意，事實就是事實，就如同，無論環境怎樣改變，人的心卻不會輕易改變。

這點，身邊有個蘇勁然，每天都在提醒著他。

七點半，蘇勁然和往常一樣，從浴室沖澡出來，換上鬆軟舒適的衣物，坐到餐桌前。

這是個清新明朗的早晨，可以感到晨風中的玫瑰香氣，但看到面前擺放的那杯蜂蜜水時，他還是皺了下眉，明朗的心情轉而被不快的抱怨取代。

「卓力，我的咖啡呢？」

腳步聲從身後傳來，蘇勁然回頭，就看到了卓力。

他穿著淡藍的襯衫，挺拔的身姿立在門前，遮去他身後那一大片陽光，光影裡他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聽到他柔和的聲音，

「空腹喝咖啡對你的腸胃不好。」

蘇勁然皺眉，修長的手指按到桌上，「給我黑咖啡。」

他的聲音溫度已經接近零下，非常冰冷，也不想再與卓力廢話，他要黑咖啡，除此之外，別的就是不行。

這樣的情況，幾乎每隔幾個早晨便會發生一次，除去那些他不在這裡過夜的日子。這讓蘇勁然不甚厭煩。他不需要別人干涉、改變他的生活，尤其是卓力。

卓力看了他一眼，將早已煮好的咖啡擺在桌上，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是眼神裡有絲不易察覺的悲傷，但又很快被隱藏起來。

沉默的對坐、吃著早餐，蘇勁然用餐的模樣向來優雅安靜，是受過上流教養的成果。

他從不在餐桌上對卓力說些什麼，事實上，他們似乎也無話可說。雖然在一起不長不短，也有四年，但他們之間的共同話題少之又少。

卓力最熟悉的是足球，而蘇勁然幾乎從不看球賽，視之為野蠻運動。

他從事的是服裝設計，在卓力眼裡那是時尚與藝術的結合，而相對於蘇勁然良好的教育與高學歷，自己讀的書簡直少之又少。

蘇勁然總是突如其來的沉默，也讓卓力沒有自信持續某個話題，彷彿那只會顯露自己的無知與貧乏。雖然他盡量利用空餘時間去看很多書，補充各種知識，但對兩人而言，可能毫無改變。

在這樣奇怪而冷漠的交往中，兩人唯一契合的事情，似乎是做愛，那對卓力來說，是與愛有關的熱情和溫暖，於蘇勁然卻不是。

隨著他時常變化的情緒，卓力終究難懂他的心，也得不到自己所冀求的東西。

這樣不長不短的四年，改變了一些東西，也有沒改變的。只不過，卓力對戀愛這件事，已經沒有了當初不切實際的幻想，所以就算在報紙上看到有關蘇勁然的花邊新聞，也只能視而不見。

做不到一笑置之，便只能視而不見，他們沒有任何言語承諾，他們都是男人，蘇勁然愛的人始終不是自己，只是如此。

「待會兒要去訓練？」吃完早餐，卓力在流理台邊沖洗碗盤，聽到身後蘇勁然的聲音。

「嗯，明天有比賽。」

「你的傷好了嗎？」蘇勁然有些疑惑，想起自己有段時間沒回來，依稀記得他之前比賽，腳踝有受傷的事情。

卓力聽到他的話，唇邊泛起一抹淡淡的笑容，「已經沒事了。」

蘇勁然聽得出他聲音裡的愉悅。是因為自己問了他的傷？所以自己是在擔心他嗎？

他在心裡自問，覺得並不是。他站在後方看著卓力的背影—頎長的身形瘦削但挺拔，比例非常完美，絲毫不遜於他旗下那些名模。然而，他終究與他們是不同的。他好像又瘦了，是因為新轉隊的困擾？

卓力在兩個月之前轉隊，離開了他一直待著並以為會在那裡掛靴的職業球隊，到另一個所有球員夢寐以求，大企業投資的職業球隊，然而，對他來說還是打擊更大吧。

蘇勁然知道那是卓力效力了近十年的職業球隊，從少年隊一直到現在。但即使知道他對它的感情，足球終究是商業的東西。

蘇勁然不是很瞭解足球，也不打算為了卓力而去瞭解它，他的情人不止卓力一個，只不過他是最長久的。

為什麼最長久？是因為那個已經去到另一個世界、自己唯一愛過的男人，還是別的原因？蘇勁然不清楚，只是這些年，在卓力身邊的時候，是他最不必費心的時候。

自從那個人死後，自己的感情就像沒有依託。他時常會對某個人產生一瞬間的親密感，但一夜情的結果大部分是分手，也或許會熱戀上一段時間，但最後，結局都不會改變。

分手對他來說太熟悉。而在卓力身邊的時候，卻沒有這個概念。因為他們相識得早，也因為他們都知道那個死去的人，所以對蘇勁然來說，在卓力身邊，已經習慣了，不需要刻意隱藏什麼。

雖然他不覺得自己愛他，而且偶爾還會恨卓力，尤其是在懷念那個死去的人時，這份恨意就格外強烈。但卓力對他來說，始終是一個特別的存在，一個讓他不會失去與過去相連的存在。

也因為如此，他才和他一起那麼多年。

蘇勁然很清楚，現在的自己，已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個惡劣的人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他也是在玩弄別人的感情。

但這又如何？他愛的人被奪去了，剩下的那些人，既然情願追逐自己、喜歡自己，那麼他為何不與他們周旋？

這也是無聊中的一份快慰，灰死感情裡的一點零星焰火、生活的調劑，如此而已。他不會再傾盡感情去愛一個人，因為，他已經無法再承受失去的痛苦了。

意外只是自我安慰的說法，而在意外中生存下來的人，往往會成為另一個刺破這假象的存在。

為什麼死的不是他，而是自己的愛人？

「這個月十號是高頓的忌日，那天你和我一起去墓園嗎？」蘇勁然忽然冷冰冰的問，聲音裡有絲自己也沒察覺的尖銳。

卓力手裡的盤子在水槽邊碰了一下，慢慢回過頭看他，僵硬的身體裡有股疼痛在蔓延。

「這是他死後的第四年，你不會已經忘了他吧？」蘇勁然尖銳的問他。

「不會，我會去。」卓力輕聲回答，湛黑的眼眸彷彿變成了灰色。

蘇勁然點了點頭，轉身走出廚房，剩下滯立在那裡的卓力，以及身後嘩嘩的水聲。

卓力駕著黑色的保時捷在前往訓練場的路上。

他的速度很慢，以至於身邊不停有車在超越他。

自從遭遇了那場車禍以後，他對自己還能開車覺得是奇蹟。車速更是一個永遠不變的數字，最快的時候甚至不超過六十公里。除了握著方向盤的手偶爾有些抖動之外，他開車的狀況基本上算是平穩的。

保時捷性能溫和，是適合他的車。

那場可怕的車禍，帶走他最好朋友的生命，留下一道永遠難以磨滅的傷口，疼的人不止一個，蘇勁然一直沉浸在失去高頓的痛苦裡，卻忘了他也會因為內疚和自責而疼痛。

雖然意外可以解釋一切，但卓力真的一直沒搞清楚，那場車禍是怎麼發生的。他只是想試一下跑車的速度，所以那天他坐在高頓的紅色跑車駕駛座上，而好友則坐在旁邊。

一切都好好的，他開著車，始終沒有開到最快。高頓在旁邊嘲笑他用老人的速度來開年輕人的車，他們正說笑著，怎麼突然就衝出一輛巨大的貨車？

然後—

一切就在那瞬間發生改變。

鮮活的生命被帶走，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呻吟。

車禍之後的整整半年裡，卓力都會從惡夢中驚醒。對著漆黑的夜，被深切的自責與悔恨包圍，為什麼被死神帶走的人不是駕駛的他，而是無辜的高頓呢？

這份痛苦的心情，在看到蘇勁然的時候更甚。

他知道蘇勁然有多愛高頓，蘇勁然愈痛苦，自己的痛苦也以倍數增長。

而這痛苦並沒有因為他們抱在一起而減少。

雖然他和高頓差不多同時愛上蘇勁然，但蘇勁然愛的卻是高頓。

在失去高頓，和他在一起的現在，蘇勁然也依然沒愛上他，和從前一樣。

可能自己真的是個怪異的存在，所以遭遇了車禍，還能完好無損的繼續踢球。

卓力胡思亂想的開到了訓練地點。

一看到那片綠地的時候，他就如同吃下止痛藥片得到某種緩解，終於能讓他自由的呼吸。

綠和是現今國內最著名的球隊，擁有一流的設備和球員素質，是所有球員夢寐以求的效忠隊伍。而它與其他球隊的不同之處，可能是它格外提倡溫暖家庭的氛圍，凡是效力於此的隊員，即使離開之後，仍有很多念念不忘的。

而它一流的醫療水準，也為延長運動生命提供了保障。因此，沒有人覺得卓力的這次轉隊有什麼不好。事實上，大家都認為他是從原本的貧民球隊轉到豪門，應該高興才對，這樣的大球隊才是與他這樣被讚為天才的球星匹配的地方。

卓力很難說清自己對從前球隊的感情，那明明是一直想在那裡掛靴終老的地方，從未想到自己也有被賣的一天，但現實就那樣來了。

飛快得連思索的餘地都沒有，如同其他球員一樣，他也被當作交易中的一項，以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價格成交。

離開生長的地方、他足球生涯的起源，來到這個人人羨慕卻十分陌生的所在。

環境轉變得太快，以至於過去的兩個多月，卓力陷入迷惑之中，腦中常常一片空白。

所幸在球場上並無造成失誤。

這裡的人們期待他和隊友築起一條鋼鐵的防線，來改善他們高齡鬆散的後防，他們是抱著極大的熱情來歡迎卓力的，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樣。

這種熱情，的確在卓力空洞的心裡注進一股熱流。然而，感情的創傷不是一時能彌補的，有些東西，一旦失去了，可能再也回不來。

在這裡，面對熱情的球迷，卓力只想做好自己的職責，其餘的事他不想再思考，也不想再融入過多的感情，到最後來狠狠扎自己一刀。

也許職業球員該做的就是如此，拋卻多餘的感情。

在球場上，卓力就是他們心目中的最佳防守，他要做的，就是阻擋對方前鋒一記又一記的好球，保護住自己身後的球門，化解隊上的危機。

在許多球賽的精彩集錦畫面中，多為前鋒絕妙的進球，很少看到後衛的風采。然而對後衛來說，每破壞掉一記絕妙的進球，便是他們的榮譽，他們的熱情。

快速的鏟斷攻勢，靈巧的雙腿盤旋到球，只那一瞬，在對方驚愕的表情裡，輕鬆的化解危機，再掠一下散於耳際的黑髮，這便是他防守的慣用技巧，不粗暴也十分賞心悅目。

他實在很愛這片草地，這個氣氛。

只有在球場上，他才能忘卻一切煩惱，也只有在那個時候，他眼前只剩下一樣東西，足球。

訓練和往常一樣，做了一些暖身活動之後，便分為兩隊，互相攻守，為後天的比賽熱身。

在大家分散活動的時候，教練把他叫到了一旁。

傑森是有名的鐵血教練，作風嚴謹、要求甚高，時常板著臉，但的確是一個關心球員的好教練，中文也說得非常好，雖然頭頂上只剩稀少的金髮，面容卻依舊留存著幾分年輕時的俊朗。舉手投足間也有一股優雅的帥氣。

「卓力，對後天的比賽有什麼看法？」他深棕色的眼眸盯著卓力。

「齊飛是個需要貼身防守的前鋒。」卓力腦中閃過一道強壯魁梧的身影，那是齊飛，後天要在聯賽中交鋒的敵隊前鋒，以強硬剽悍的球風著稱。

「不錯，那的確是個麻煩傢伙，不過我對你更有信心。」傑森點點頭，「你曾和他交過手，知道他的粗魯強悍，在防守時你更要小心自己，不要受傷。畢竟後面還有很多硬仗要打！」

「我明白。」卓力淡淡一笑。

傑森按住他的肩膀，「卓力，兩個多月了，還沒習慣這裡嗎？我希望你把綠和當成自己的家，雖然一時之間很難做到，但這裡很需要你，也一定會非常愛護你。」卓力沉默了，看著傑森走開，回到場中去指導其他隊員。

教練的話讓他心裡有些微妙的感覺。若是從前的他，也許會很感動，會毫不猶豫的相信，但被背叛拋棄一次以後，他已經無法再輕易相信任何的示好。

用一種殘忍的理論來解釋，這一切，不過是利用與被利用，不是嗎？

雖然不能全然扭曲人心，但商業足球終究是商業足球，這就是遊戲的規則。要他不受傷，只是為了確保他們的防線在整個賽季的安穩，如此而已吧！

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傻傻的單純孩子了。

卓力坐到場邊喝水，手機正巧在這時候響了起來。

來電顯示讓他有些意外。

「勁然，什麼事？」他很少白天打電話給他。況且，他們昨天才剛在一起，卓力以為會有很長的時間看不見蘇勁然，今天早上又是那樣的氣氛，他知道他是想起了死去的高頓，又怨恨起自己來。

「卓力，我今天會回去吃晚飯。」電話那頭是蘇勁然平淡的聲音，很簡單的一句話，卻在他心裡造成波瀾。

「好啊，你想吃什麼？」嘴角不自覺的微揚，他期盼的東西一向很少，一頓晚餐便已經足夠了。

掛了電話，卓力有些發怔地看著銀色的手機。

白色的物體迅速占據眼前視線，卓力本能的避了開去。是一顆球飛了過來，差點打到他。

卓力俯身拾起球，那人已經跑到他面前。

那人汗濕的臉望向他時並不友善，「訓練的時候發什麼呆，小心球打壞你那漂亮的臉蛋！」話說到後面，語氣裡有了更明顯的嘲弄與敵意。

黝黑的身影說完，就扭過頭快速跑遠。

「別在意。」另一道聲音在卓力身後響起，「偉明是在嫉妒。」

他回頭，看清那是他的新隊友，也是綠和的著名前鋒，裘安。

裘安笑著走近他，「你不知道嗎？這傢伙老早看你不順眼，你一來就把他主力位置擠掉了！在國家隊做你的候補也就罷了，現在連職業球隊都這樣，也夠他鬱悶的！」

卓力不知道裘安的話，是嘲笑偉明多點？還是在故意說給自己聽？

無論如何，都不是讓人舒服的話題，況且，他不想排擠任何人。

他微微一笑，「是嗎？主力還是候補，都不是一定的。」

裘安聽了他的話，眼神忽然變得銳利，「無論如何，你成為我的隊友，還是讓我慶幸！天知道以前我們在場上遇到的時候，真是夠嗆。每次你破壞掉我的好球，都讓我想狠狠踢你一腳！」他說罷便爽朗大笑，也不覺自己有失禮之處。

這笑聲也落到卓力心裡，個性直率的裘安，讓他覺得親切不少。

裘安繼而又走近幾步，卓力有點訝異他的舉動，見他眼也不眨的盯著自己，沉默半天卻說了句讓卓力哭笑不得的話。

「你的臉用來踢球有點浪費！」

「我們一起努力拿冠軍吧！」裘安忽然用認真的神情向他伸出手。

卓力握住那隻手，瞬間感到一股莫名的溫暖，彷彿身在異鄉的旅人終於遇到故友。

第二章

滿桌的菜肴慢慢變得冰冷，卓力望著窗外漆黑的夜色，站起身，開始整理餐桌。他的動作很熟練，卓力在心中自嘲：是因為習慣了蘇勁然太多次的無故「失約」嗎？總是坐在夕陽下等一個人，直到天色全黑。

其實不能算是一種約定，蘇勁然一向沒有向他報備自己行蹤的習慣，這樣失約不回來也十分常見。

當失望變成一種習慣成自然，就不能稱為失望了。

卓力給自己泡了杯咖啡，苦澀的味道讓他微微皺了皺眉，拿過放在床頭的書本，翻看起來。

這樣靜謐的夜晚，他已經習慣了與書為伴。說起來有點好笑，自己並不是全看得懂手中那些文字，卻享受沉溺其中的感覺。而且他對到夜店尋歡作樂沒有太大的興趣，因為多次拒絕邀約，之後就沒人再邀請他了。

別人會覺得他是個異類，或是在裝清高。

生活不就那麼回事，在球場上揮灑汗水，休息時過回屬於自己的生活，還不及時享樂怎麼行呢？

不過，對卓力而言，能讓他安心的地方就只有家裡。這是讓他放鬆的所在，所以他寧可待在家裡。對他來說，如果還能和自己的愛人相守，那更好了。

雖然這房子至今還是缺少了另一半，也仍是能給他溫暖的地方。

關了燈，沉入黑暗。軟軟的棉被接納了疲倦的身體，讓被包裹的人慢慢進入睡眠。

臨睡前，卓力心底深處流過一份久違的愜意……

矇矓中似乎有雙溫暖的手在自己身上撫摸，然後嘴唇被吻住，有些熾熱又粗暴的吻是很熟悉的感覺，卓力似醒非醒的輕輕低喃，「勁然？」

「是我。」蘇勁然簡單地回答，加深了自己的掠奪。他剛回來，一沖澡出來便爬進卓力溫暖的被窩，在呼吸間嗅到對方身上淡淡的香氣，也許只是沐浴乳的味道，但在這寂靜的深夜裡卻變成一種催情的誘惑。

他的手不老實地撫上對方結實的身體，雖然長年踢球，卓力肌膚卻出乎意料的細膩，蘇勁然一直覺得不可思議，想這大概是天生的吧。

男人的身體完美得無可挑剔，壁壘分明的小塊肌肉，既不會太誇張也不會太扎手，皮膚不是白皙的顏色，而是誘人的巧克力色，在月色下撩人又催情，就好像在邀請他享用。

已經是很熟稔的身體，和卓力在一起，蘇勁然不會有特別在意的地方，既不需要費力討好，也不會有什麼顧忌，因為彼此都已太熟悉，比起跟陌生人上床，卓力是讓蘇勁然覺得最不麻煩的一個，所以他喜歡和他做愛。

輕咬他的耳垂，手指惡質地碰觸他脆弱的中心，感覺他的顫慄和情動，一切都讓蘇勁然很滿意。他瞭解他所有細小的反應，隱密的激情在黑暗中悄悄綻放。

「啊……」進入的時候聽到他微痛的輕呼，蘇勁然在卓力唇上咬了一口，感覺那火熱的密穴更緊密地絞住自己，蘇勁然顫慄了一下，接著便深深一挺。

卓力悶悶地哼了一聲，身體有些蜷縮，卻被蘇勁然所制，只能承受他更為狂浪熱情的進攻。

相融交纏的感覺太美妙，蘇勁然覺得這時候自己和卓力真是無比契合，對著他可以為所欲為，甚至過去和最愛的人在一起時，也不曾有過如此的高潮。而且他不必去小心翼翼地害怕傷了卓力，在他的認知裡，對方的身體甚至比自己更強健，完全不需要刻意呵護。

「勁然……」又一記猛烈的攻擊，對方抓著他肩膀的手倏然扣緊，身體顫了一顫，似乎無法承受。

蘇勁然攬住他嘴唇熱吻了一番，身下卻益發惡質地猛烈進犯。

卓力只能跟隨著他激烈的節奏，在放浪形骸中感受戀人的火熱噴射在自己身體深處，顫慄的痙攣久久不能平息。

汗濕的身體交纏在一起，稍稍平穩了呼吸，便感覺戀人的慾望又再復甦，在自己的身體中萌動。卓力下意識地拉住他的手，拒絕的意思令蘇勁然訝異。

「勁然，我明天還有比賽……」卓力的聲音有些不安，就算在黑暗裡依然可以看見彼此臉上的神情，他的話讓情人眼中閃過不快。

在情潮湧動的時刻說這樣的話當然掃興，但他希望情人可以理解，也希望他體諒。蘇勁然倏然放開了他，抽出在他體內蠢動的慾望，忍著腫脹的疼痛站起身，氣呼呼地走去浴室，從頭到尾都沒跟卓力說一句話。

卓力知道他此刻的怒火，從何而來，忍不住喚了他的名字，「勁然……」

蘇勁然轉身，黑漆的眼眸裡掠過一絲冰冷，「卓力，也許你該去和你那該死的足球談情說愛！」

他重重地甩上浴室的門。

一下子失去戀人的溫度，卓力只覺得寒冷無比，孤單地躺在床上，心中充滿了疼痛，他又把一切搞砸了。

清爽的早晨，卓力收拾了簡便的行李。

比賽是台中的客場，所以早上全隊就要出發。

做好早餐，看到依舊冷著一張臉的蘇勁然，卓力不知要怎麼討好他。

「勁然，早餐在桌上，我……要去集合了，你……」

「我會自己看著辦。」蘇勁然冷冷地打斷他，似乎不想再聽到他的聲音。

卓力神情一黯，「對不起，我保證以後不會……」

蘇勁然抬頭看他，「算了，反正你一直以來只重視足球，而且我們也不過是床伴而已。」

這話撞擊在卓力心口上。原來蘇勁然是這樣看他們之間的，不過是床伴。

「對不起，我得走了，出發的時間要到了。」他倉皇轉身，想找個地方舔舐自己的傷口，冷酷話語造成的傷口是需要時間癒合的。

「家裡的冰箱很滿，要吃什麼自己弄吧。」他努力想讓自己看起來正常一點。

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蘇勁然見卓力站在門口要走了，不由自主的問。

「很快，比賽完了就回來。」

卓力看他向自己走近，怔怔地不知所措。

蘇勁然湊近他，在他臉頰上吻了一下，溫柔的接觸，讓他的心輕輕一悸。

台中。

展鵬 vs. 綠和，展鵬的主場。

雖然展鵬在聯賽榜上還沒有綠和的成績亮眼，但重新換血後，大有破竹之勢，成

為近來聯賽場上的一匹黑馬。

教練傑森的表情還是很嚴肅，賽前一直告誡隊員們不可輕敵，尤其是對方的王牌，前鋒齊飛。

齊飛有非洲血統，體能與柔韌性都非常好，是極有天賦的球員。球風又剽悍無比，是讓後衛極為頭疼的人物。他就屬於那種只要對方有一絲鬆懈，就可以抓到機會改寫比數差距的類型。因此，對此人的防守是極其重要的。

傑森排出他們一貫的 4312 陣型，卓力知道自己今天防守責任重大，因為只要能盯住齊飛，無疑就能壓制住對方進攻的火力。

展鵬在此之前，已在聯賽中得到五連勝，大有來勢洶洶的味道，因此這一戰，對他們更是至關重要。

上半場結束前，比分 0：0。

四十五分鐘內，齊飛有數次機會，但都在右路被卓力破壞。

每次阻攻後都是滿場噓聲，畢竟這是對方的主場，自然沒什麼為他們喝彩的人。而齊飛看他的眼光，也越來越怒不可抑，甚至仇恨。

中場休息時，卓力頂著汗濕的頭髮走下球場。

後防線上的隊友許暢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雖喘著氣，但聲音非常愉悅，「哈哈，阿力，我們幹得真棒，是不是？」

卓力笑起來，摸了摸他的頭。

「齊飛在瞪你，嘿，那小子的眼神像要把你吃了！」許暢瞥了瞥身後。

卓力不置可否的笑了笑。這樣的眼神沒什麼好在意的，在球場上火併的時候，多得是仇視他的前鋒。

他可以理解那種心情，強烈射門得分的渴望和絕佳的機會，卻毀在自己的腳下，能不氣嗎？

所以他一向不太在意。

與對方得分的快感一樣，他的樂趣就是破壞對方的好球。

卓力脫下濕淋淋的運動服，往肩上一掄，許暢勾肩搭背的環著他，一起走入更衣室。

這一刻，卓力感覺自己終於融入這支球隊。

周圍都是自己的隊友，他們和自己一樣，渾身是汗，一起合作努力，興奮著、喜悅著，勝利對他們來說，就在眼前。

後防的穩定壓制了對方的進攻，中鋒與前鋒也相當有默契，只要保持下去，就能進球了。大家心裡都有底，一定可以拿下這場比賽。

下半場二十二分鐘的時候，綠和率先進了一球！比分 1：0。

之後沒幾分鐘，他們又進了第二球，射門的人還是裘安！

2：0，客場領先展鵬。

在逐漸失利的情況下，展鵬全線壓上，拚了命似的不斷進攻。

但亂了章法的陣型，反倒讓越來越穩健的綠和後防堵得無計可施。

卓力幾次補位都非常及時，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討得便宜。

而敏捷的步伐和果斷的滑鏟，也讓對方一再失去機會。

對手的動作越來越粗暴，裁判的哨聲也吹得越來越頻繁，因為對方已經多次做出違規的舉動。

終場前兩分鐘，齊飛接到隊友傳球，左路出現空檔，齊飛知道這是自己剩下的唯一機會，他帶球猛進，勢不可當。

在中路與隊友配合，隊友挑高球給他，齊飛都已經預想好臨門一腳的腳法和力道。但半空中忽然出現一道白色的身影，一條矯健的腿，在他的腳接觸到球之前率先挑開球，齊飛就眼睜睜的看著那顆球離他腳背越來越遠。

又是他！

他氣紅了眼。

卓力收回自己的腳，齊飛卻在這時掄起腿朝他踢了過來。

所有的碰撞都在一瞬，卓力被踢倒在地，感覺劇痛落在自己後腰，一時間居然眼前發黑。

尖銳的哨聲響起，裁判迅速跑上前，雙方隊員已經火藥味十足的對峙爭執。

「他是惡意犯規！惡意！」

「踢不到球就踢人嗎？太惡劣了！」

「誰說是故意的？我們隊長明明是向著球踢的，是卓力忽然出現，他才會來不及收腳！」

「媽的，那一腳踢得那麼明顯！可惡！」

爭辯推擠中，裁判對齊飛出示了紅牌，迅速平息了忿忿不平的議論。

「卓力，你怎麼樣？」綠和的隊長俯身看他。

卓力只覺後腰火辣辣的疼，腦子也有些昏昏的。

救護人員迅速來到場中，卓力躺在擔架上被抬了下去，裁判補時三分鐘。

只是這些時間依舊無法彌補失分，終場的哨聲響起時，展鵬以 0：2 敗陣，主場戰敗。

卓力在綠和的醫療室躺了一天，才得以回家。回家的時候，衣服下的腰背處，還纏著結結實實的繃帶，裡面貼有醫生指示的藥劑，讓他覺得像穿了冬衣，一層又一層。

仔細檢查之後，沒有傷到內臟，但肌肉的傷也算嚴重了，這從卓力後腰明顯的疼痛和傑森鐵青的臉就可以看出。台中一戰結束後，一直到下了車，傑森的臉色都沒有恢復過。

他一定是在擔心下周的比賽，那也是個難纏的對手，然而取得勝利，對他們在聯賽榜上的排名又至關重要。

卓力覺得慶幸的是他可以有短暫的休息時間，聯賽的賽程安排得有些透不過氣來，加上之前轉隊的困擾，他一直都覺得非常疲倦。這個不大不小的傷，也許能成為他放鬆的藉口。

回到家，走在通往大門的花園小徑上，他的腳步像個機器人，極其勉強，慢慢的、

一點一點的向前挪動，不敢太過擺動身體或者拉扯，因為任何細微的動作都會讓傷口疼痛，尤其是該死的走路動作必定會動到腰。

他甚至覺得該綁一塊木板來加固自己的腰部，這樣才不至於走路走得那麼辛苦。齊飛這個傢伙是衝動還是粗暴？這樣不理智的舉動，居然如此輕易的做出來，看來踢鱷球的臭名恐怕得跟上他一段日子了。

直挺挺的躺回床上，卓力只想好好睡上一覺。他認床，在醫院的床上根本睡不著，熟悉的家的味道則很快讓他進入夢鄉。

直到晚上九點四十五分，他才慢慢清醒過來。電話鈴聲也適時的響起，像是叫人起床的鬧鐘。

「你好。」他忘了自己背上的傷，反手接電話的時候，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「卓力，你回來了？」低沉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。

卓力微微一笑，「勁然，什麼事？」

「明天你有空嗎？」

「有，怎麼了？」

「哥哥要見你，一起吃飯。」蘇勁然低低的聲音裡，帶了一點抗拒，聽得出他的不情願。

「可以，什麼地方呢？」卓力並未提起自己的傷勢不宜外出，只是問。

蘇勁然的大哥卓力見過一次，是商界的風雲人物，也知道他們之間的交往，一直沒提出什麼反對。

兩人認識，但不算熟，這次突然提出要見他，是有什麼事嗎？

卓力在鏡前再一次看了看自己的模樣，深藍色的西裝、白色的襯衫，看起來很穩重。

他淡淡一笑，一切都準備得很好，除了自己僵硬的腰。

他花了將近一小時替自己換藥纏繃帶。天知道醫務室的醫生怎麼能纏得那麼整齊？畢竟是業有專精，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和不擅長的。

還好繃帶藏在襯衫裡面，從外面看去沒什麼異樣，雖然他對外表打扮不是十分注重，但去見情人的大哥，還是免不了整理一番。

十一點整，蘇勁然準時過來。他看卓力打開了另一邊的車門，有點意外，「你不自己開車嗎？」

「不了，就坐一輛吧，我的車可能沒油了。」卓力微微一笑，先坐了進去。他身上那件深藍色的西裝襯著俊美的臉龐，比往日更多了一份溫柔明朗，看得蘇勁然有些莫名心跳。

他匆匆收回視線，坐進車關上車門，心裡暗罵自己，一定是有些日子沒見到他了，再漂亮能比過他手下那些名模嗎？何必盯著卓力發呆？

車子平穩的駛在路上，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很快就到了蘇勁然大哥訂的餐廳。

蘇勁然先下了車，有些奇怪的看著卓力比平時僵硬的動作。也不是非常明顯的不

對勁，只是覺得他上半身保持筆直的姿勢有點奇怪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他忍不住問了一聲。

「沒什麼。」卓力隨手關上車門，看了看時間，正想說話的時候，忽然有幾個人衝了過來，「真的是卓力耶！卓先生，請為我們簽個名好嗎？」

卓力沒想到在這裡還能遇上球迷，便低頭在他們的筆記本上迅速簽上名字，再看看身邊。蘇勁然已經遠遠走開，像是刻意避開別人撞見他們在一起。

VIP 包廂裡，蘇雲修已經等在那裡。

卓力和蘇勁然進來的時候，就看到的是一張座椅上放著軟墊，正擋在靠腰的地方。他有些詫異，看著蘇雲修。

蘇雲修已經起身，臉上帶著微笑，「不好意思啊，阿力，昨天給勁然打電話的時候不知道你受傷了，否則就不安排在今天了。」

蘇勁然聞言，抬頭吃驚的看卓力，「你受傷了？」

「還好，只是腰上受了點傷。」卓力在侍者的攙扶下，順利的坐到那張有柔軟靠墊的座椅上，蘇勁然也隨即坐了下來，視線卻還在他臉上徘徊。

「你這小子，從小不愛看球，別人也就罷了，自己男朋友受傷都不知道嗎？」蘇雲修瞪了弟弟一眼，面上仍帶著寵溺的笑。

這話讓蘇勁然心裡不怎麼舒服，看看身邊的卓力，再看看大哥，他別開頭，選擇沉默。

蘇雲修的眼卻一直停留在卓力身上，看了半天，臉上的笑意又加深幾分，

「阿力，你那天的表現不錯喔，我在新聞裡看到那小子踢你那腳的特寫，還真是氣急敗壞的一腳啊！」

卓力被他說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好拿起水杯喝一口來掩飾。

蘇雲修見他幾分羞澀幾分樸實的模樣，心裡輕輕一嘆。自己弟弟的風流花心他不是不知道，自從愛人死了以後，勁然就一直流連花叢，心理醫生曾說過那是感情缺失所造成的病態性調換情人，他只有這麼一個弟弟，自然希望他能找到真愛，治好心裡的創傷。

卓力和勁然在一起已經很多年，不管勁然身邊換了誰，卓力卻始終存在，也因此，他等於把希望都放在卓力身上。

特意支走弟弟，蘇雲修總算可以和卓力單獨談話。

「阿力，你有沒有想過和勁然的以後？」他單刀直入地問。

卓力被他的問題所難倒。他沒有答案，蘇雲修說的「以後」，對現在的他們來說太沉重了。

見他神情，蘇雲修又說：「也難為你這些年都陪在阿力身邊，自從高頓死後，這小子胡鬧到現在，哪肯正正經經地談個戀愛？你也知道，現在就我們兄弟兩個相依為命，他喜歡男人還是女人，我並不介意，我只想要這個弟弟幸福，他好，我才能放心。」

「雲修哥……」卓力被他臉上的擔憂所動，其實他也知道蘇勁然這些年過得並不

好，高頓的死帶來的傷痛他一直沒能走出來。

蘇雲修在外的名聲一向冷硬，但對這個弟弟，卻十分關心，畢竟是他唯一的親人。蘇雲修也和蘇勁然一樣花名在外，只不過他的翻臉無情向來使人卻步，所以並不像蘇勁然這樣惹上許多感情債，為小報記者提供題材。

「阿力，你讓我想起一個人，」蘇雲修微微一笑，深湛又魅力的眼定定落在卓力身上，卓力覺得他臉上這神色有些懷念傷感。

「總之，不到最後關頭不要放棄我那個傻弟弟，總有一天那個傻瓜會明白你是最適合他的人，拜託了。」蘇雲修低下頭請求，語氣裡的誠摯與認真讓卓力感動。

「雲修哥，你不要這樣，我愛勁然，也希望他可以從過去的傷痛中走出來，如果我是那個可以幫他的人，我當然會盡全力，讓他能快樂。」卓力看著他，誠懇的回答。

蘇雲修與他對視，看了片刻，低聲說：「真的很像呢，特別是認真的神情。你們這種人對愛特別認真吧，也只有這樣的認真，才讓人動容。」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語，語畢，便轉而對卓力微微一笑，「勁然拜託給你，我很放心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蘇勁然板著一張臉問卓力，「剛才我哥對你說了什麼？還特意支開我？」

「這是祕密。」卓力微微一笑，眨了眨眼，故意不告訴他。

「哼，我只是想警告你，小心那個傢伙，他騙人可是有一手的，勾引起人來很有一套，只不過被他用掉的時候就會很慘，他是那種對不要的東西冷酷到極點的人。」蘇勁然冷哼道。

卓力也不生氣，轉頭看他，「你覺得他像是看上我了嗎？」

「吃飯的時候他不是一直若有所思的看著你嗎，我沒見過他這麼認真的眼神，到底想幹什麼？他不知道你是我的人嗎？」蘇勁然繼續發洩對大哥的不滿。

「我是你的？」卓力挑出這句話，笑笑地問，深邃的眼直直看著他，「我好像在空氣中聞到酸味。」

「怎麼？難道你和我沒關係？」蘇勁然瞪他，「他居然還知道你受傷了，這麼關心你做什麼？」

卓力輕輕嘆了口氣，坐正了姿勢，專心看著從車窗外飛快掠過的景物，「勁然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也可能會不是你的？」

這話讓蘇勁然猛然踩了煞車，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」他轉頭盯著他，目光陰沉。

「這裡不能停車，回去再說吧。」

「不行，現在就說清楚！」

卓力的視線這才移向他，「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？從以前到現在，你都沒和我明確地說過，我甚至不敢說你是我的男朋友，如果只是床伴，那我當然不會是你的，那麼脆弱的關係說分也就分了。」

卓力的話一字一句敲到蘇勁然心裡。沒錯，如果只是床伴的話，他怎麼能認為卓力是他的？他身邊來來去去那麼多床伴，他甚至沒幾個記得清長相了，如果只是

那樣……不，卓力當然不是那樣！

蘇勁然心裡猛然一驚。

「你和其他床伴不同，」他皺了眉，有些低沉的自語。

卓力聽到了，視線鎖著他，「和他們不同，有什麼不同呢？不也只是床伴而已嗎？」

「那些不過一次、兩次，我們在一起四年了！」蘇勁然反駁。

卓力靜靜地看著他，「勁然，你也記得我們在一起有四年了？」

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」蘇勁然沒了耐心，不喜歡卓力這樣和他玩文字遊戲，這讓他覺得眼前這個人不像卓力了。

「在你身邊四年的我，除了床伴，還有別的意義嗎？我想知道這個。」卓力說。

「不是床伴還是什麼？卓力，別弄得像女人似的，你還想要求什麼，要我說愛你嗎？」蘇勁然的反應十分激烈，他厭惡說到這個詞，高頓死的時候他就對自己發誓，這輩子不會再碰感情。

現在卓力是在跟他要求承諾嗎？

卓力看他的眼神露出失望，但蘇勁然覺得他一直是知道的，自己現在說的這些話，卓力都知道，所以他並沒有受到打擊的樣子。

「好吧，我只是暫時沒讓你厭倦的床伴而已。」卓力淡淡一笑，聳了聳肩，「也許等我三十歲或者更老的時候，你就不會想看到我了。」

「怎麼，你急著想擺脫我嗎？」蘇勁然皺眉，這句話他很不喜歡聽，他捏緊卓力的手，看著他的眼睛，「我告訴你，你這輩子都別想擺脫我了。」

「蘇勁然，你真的很自私。」卓力看他片刻，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卻未達他眼底，「而且，你什麼都不懂。」

車子又開起來，蘇勁然聽到卓力低低的一句，宛若自喃。

當天晚上兩人做愛的時候異常激烈，彷彿要確定自己的所有權似的，蘇勁然用盡渾身解數地對卓力索取，持久的似乎不知疲倦。

在浴室清洗身體的時候又糾纏著要了兩回，直到那人筋疲力竭地躺在自己懷裡，蘇勁然的心才稍稍安了下來。

平躺在浴缸裡，溫暖的熱水浸泡著疲憊的身體，卓力覺得渾身的骨頭都散了架。腰後的踢傷明明還沒好，就進行這樣激烈的動作，如果被醫生知道的話，一定會重重責罵，然而他不想拒絕蘇勁然。

蘇勁然摩挲著他後背還很清晰的瘀傷，「那混蛋就這樣踢你嗎？可惡，你應該去告他！」

卓力淡淡一笑，躺在他懷裡微動了動，「他已經被罰紅牌了，而且在球場上被踢到很正常。」

「這麼野蠻的運動，也只有你喜歡。」蘇勁然口氣裡還是對足球的輕蔑，他覺得卓力的傷很礙眼，讓他心裡悶悶的有些難受，手掌又輕輕在傷處上搓揉了幾回。

「會不會疼？」

「我沒那麼脆弱，剛才你那樣……怎麼不問我疼不疼？」卓力笑起來。

蘇勁然有些臉紅，小聲為自己辯解，「我有小心了，不是一直托著你的腰嗎？」卓力心上一軟，輕輕一嘆，拉過他的手放在自己心口，閉上了眼，希望如此親密溫柔的時刻能再多存在一會。

蘇勁然抱著他輕輕翻過身子，攬動了熱水，噴灑出浴缸，卓力被熱氣蒸騰得有些睏乏，輕喃道：「別動來動去啊，這樣就很舒服……」

蘇勁然在他唇上吻了一下，「幫你洗一洗我們回床上睡，水快冷了。」

說著，他的手指輕輕摸索到那已經有些腫脹的隱密處，探進去把自己留下的痕跡慢慢掏出。

細微的碰觸令卓力輕輕顫了顫身子，被激情洗禮過的身體敏感得厲害，受不了這麼親密的深觸。

「勁然，別弄了……」身體又有些酥軟，隱隱的火焰在燃燒著，讓他想逃開。

蘇勁然低低一笑，看著那具因自己的愛撫而情動誘人的身體，自己體內的情焰也在迅速流竄。

不想再忍著，便低下頭深深攫住那柔軟紅腫的嘴唇，繼續未竟的蹂躪。

「唔……」輕輕的呻吟帶著沙啞，勾出更多情火。

兩人的呼吸都變得急促，慾望在水中順利的進入火熱的身體，多次侵犯的密穴已經太過熟悉戀人的節奏，配合的收縮著，蘇勁然在緩緩的深入中填滿那浸滿愛液的甬道。

他深長的抽動了一下，引出戀人綿長的呻吟，「哦，勁然……」

深刻甜蜜的滋味盤旋在兩人之間，不同於方才火熱奔放的掠奪，此時此刻的情事溫情而細膩。

每一下都深長拖沓，纏綿得故意增加折磨的時間，引出更多難耐的渴求。

「唔……」被吻得連呼吸都不能，身下也因被頂到最深而蜷曲了腳趾，這甜蜜的折磨快讓卓力崩潰，卻又被桎梏了身體完全無法逃離，只能任蘇勁然予取予求。

「勁然……」有些哭泣的嗚咽從兩人交纏的熱唇中細細透出，很快被對方吞嚥下去，蘇勁然托起戀人的一條腿，繞到自己腰間，加速了衝刺與掠奪。

「啊……」甜蜜的折磨變成激情的速度，眼前彷彿閃過無數璀璨的星光，快感的沖刷到了極處，每一下頂撞都讓卓力覺得無法承受，爬升到最高處，下一刻似乎就要掉落。

「啊啊……」忍耐不住的呻吟從口中逸出，腦中被慾望狂潮攬得一片空白，官能世界裡只剩下戀人的力量與衝擊。